

阿多文集 散文作品集

乡酒不醉



阿多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大约在十几岁时，身体和思想便有了两种特别的也是朦朦胧胧的冲动。二十多岁，慢慢明析，两种东西一分为二：一个变成对恋爱的渴望，一个变成对文学的追求。恋爱，让我生命有了归宿；文学，使我的思想无疆。

乡酒不醉



阿多

著

—— 重庆大学出版社

乡酒不醉

阿多 著

封面题字：阿多

插图作者：罗哲光

责任编辑：陈晓阳 李金正

版式设计：周娟 钟琛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70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63-8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酒不醉 / 阿多著.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24-6563-8

I. ①乡…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521号

闻香释道

——自序

在本书成册之际，搜肠刮肚想对读者说点儿什么，却总是没有找到由头。

一个机缘，在成都燕露春茶坊偶遇香道中人马君兄。茶作酒饮，情趣协和，马君一乐，不吝欣然点燃稀珍沉香。香意袅袅，满屋醇雅幽幽，闻者皆双目微闭，静气凝神。一友叹曰：『香走了我的灵魂，我不是我了！』另一友亦呼：『醉了，醉了。快成仙了。』而我，却似乎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是觉得有一种寻常没有的味道儿，浓浓的，又是淡淡的，是什么味道儿却分不出来。我稀奇旁人的感觉，定睛看过去，闻香众友，外表什么也没有变，变的只是眼神。此刻，马君兄才侃侃释道：『其实，闻香的感觉各人是不一样的。有或无，都是正确的。如心方能入道。』马君兄一席话，让我心扉一颤：『此君乃道中高人也！』

与高人缘，当惜缘如金。洗耳恭听马君兄的香道说：世间真香，唯檀、沉、龙、麝四种为说。檀香和沉香，一阳一阴，为植物香；龙涎香和麝鹿香，一水一早，为动物香，均为十分稀罕之物。得此一种，是福；尚能玩出个中之味儿，是仙……

偶得高人点拨香道，触类旁通，悟出文道亦如香道——文和香，都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会使人飘飘然『和

而不同』，也可乐情益智，或使人在庸常中有所觉悟，启蒙修为……大约在十几岁时，身体和思想便有了两种特别的也是朦朦胧胧的冲动。二十多岁，慢慢明析，两种东西一分为二：一个变成对恋爱的渴望，一个变成对文学的追求。恋爱，让我生命有了归宿；文学，使我的思想无疆。亦如马君兄于香道，我于文道中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种种，好而作，得而喜，断断续续三十多年，垒字二百万余，虽曾几次串字成册，但尚不能够其全。曾几时，有人赠我著作，有十分熟眼之篇目，拜读，竟然字句皆是我的脑中之物——原来是本人笨手所写。愕然！加之，岁月不留，眼睛几睁几闭，中年无梦，人生醒豁，百岁将近得半，文道中步履蹒跚多年，若不串珠成链，有愧父母家人，亦愧本心，更愧有缘见我文字的朋友！再一想：创作乃心性所得，古人尚能结绳记事，何况我辈乎？

香道文道，皆为道。得道是福，同道是缘。在我知天命之际，串字成册，首页谨启：谢绝学界大家序作，也谢绝书界神笔题写书名，书册里里外外，皆我亲手。我以为，致同道，要真心。

如是而已。谨志。

阿多

辛卯丰农历冬月十五于问津斋

目录



闻香释道——自序·····	〇〇一
老人与海·····	〇〇一
乡酒不醉·····	〇〇三
清明茶·····	〇一〇
秋收·····	〇一七
品读小南海·····	〇二一
弄花·····	〇四八

目录



心香袅袅——父亲十周年祭·····	〇五四
吾哀吾猫·····	〇六二
心锁·····	〇七二
紫檀木宝贝·····	〇七七
风干的表婶·····	〇八四
人生浅悟·····	〇九三
品『醉』——《乡酒不醉》编后·····	〇九八

老人与海

风，明明唬着脸，太阳却是没有了的。田垌躬起老人的背脊。孩子对寂寞说：『我喜欢太阳。』于是，老人也就乐喽！乐得也就是孩子了。孩子又有了太阳……

河滩，让溪水闹嚷嚷地挤愁了眉。小孩呢，又把脚板儿叭嗒叭嗒地脱在他那肚皮上。有两只多情的黑蜻蜓，悄悄被孩子抓住了。小孩伏在属于脚的沙土上，没挂一丝儿布的光屁股腩一挺，沙土里便生了个洞。于是，黑蜻蜓生有一对透明眼珠的头，牢牢地顶住了洞的底。洞门口呦，仅仅有四片薄薄的翅还一扑一扑的，只是力量不能扇破围住自己的



沙。不一会儿，挂在孩子两条白嫩的大腿间的小龙头对准了洞口——水满了，沙溶了，蜻蜓被孩子的另一种创造给毁了。风的脸更愁了。只有一张咧开的小嘴巴，缺了门牙——那是孩子的。

田垅被老人掉了个头。孩子瞧着打起旋儿玩着水，抹抹给泥巴裹住的毛毛虫：

『这是什么？』

『是海。』老人并没有见过海。

孩子就抱住了海。

『起岸了。』老人叫他。

『哎——』孩子寻不着先前的风了。老人就说：『要打雷了。』孩子似乎有点害怕。

田垅，弯得像人的背，这回，托着老人和老人的孩子。

『这是什么？』

『是海。』

老人的海，孩子的玩，原来都是永远无边无际。

乡酒不醉

农历庚寅岁尾那几天，与辛卯年春节首尾相连。年末的日子是越来越挤，但有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年节作为念想就忙而不累。春节回老家去，除了走亲访友、谒祖拜老之外，余剩的时间就可以好好休整——何况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被日子弄得疲惫的身心就有了一种凤凰涅槃的希望。越近年关，越是繁忙；越是繁忙，就越是盼着春节早早地到。盼是盼了，但只是个想头，不到时日，全是虚的。于是心里头老早就痴痴地把一年的疲惫寄往『春节』里去了——按照老家的规矩，过春节必须要喝头年封坛的烧酒。因此，我又不得不把这种希望用故乡的烧酒浸泡着，心里头似乎已经有了暗暗的醇香。

大约是离春节还有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一个隐藏了号码的电话，搅动了我用烧酒浸泡的心情。电话来自我儿时的伙伴，一个从小不愿意读书却很会赚钱的人。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哪怕是电话也很少。虽是久违和突然，而且是隐藏号码的手机电话，但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老贵，因为他是我的开裆裤伙伴！老贵问我：『又忙一年了，还好？』我说：『差不多吧。』老贵接着感叹：『一转眼，你我都年近半百了啊！』我说：『不是吗？都花发盖头了。』老贵又说：『这么多年了，在外漂来漂去，这几



年，年纪越来越大，心里头好像有一种东西在悄悄与皮囊分离，身子越来越懒得动，灵魂却老是在梦中飞回故乡去，越到过年过节飞得越快，想用手按住都不行。『老贵在电话那头已经很动情，声音唏嘘哽咽了，还说，他不认识多少字，想说也说不好，你阿多是读书人，你说吧。我说：『飞就飞吧，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从乡间长出来的。』于是，我和老贵约定：春节我们都回黔江老家去！老贵还特别邀约：『我们回去喝土罐烧，要醉！』

正月初三，新年的第一个有太阳的日子。中午刚过，老贵就偕新媳妇（以前的我认识）如约来到我们共同的老院子相聚。这个老院子，是土家族先人们镶嵌在一个山寨的自然村落，它在官方的名字叫『大堡』。如今，因为这里还有几幢风格独具的土家吊脚楼，还有被外界视为珍稀文化的土家人风俗

习惯，大堡就成了我和老贵们这些漂泊游子的精神老家，更是我们这些正在不断被流习融化的识字人的文化之根，也是今生梦里最常光顾的地方。这一次老贵约我时还说：『我一个生意人，就这么回大堡去，担心满身的铜臭味儿薰了老院子的菩萨，没有人陪我喝酒。你当了作家就是文曲星，大堡人家堂屋神龛上都供牌位的，算我借你的文气，也回老屋风光一回吧。』我戏侃他：『你回大堡，乡邻都以为是紫气东来了啊。』老贵说：『你就屁话一串搁着吧。』我与老贵多年不见，别后的大事小事来不及说，久别相约，重聚的惊讶与兴奋不及舒展，老贵就大呼小叫：『喝酒！喝酒！不喝不是大堡人！不醉不是大堡人！』

酒，上桌了，是老家正宗窑匠造制的土窑酒罐：黑黝黝的肚壶，三只月牙形耳柄，细细的颈，喇叭状的罐口开着鲤鱼的嘴儿。罐里的酒，也是寨子里的酒坊土酿，而且是我母亲为我存了多年的老酒……喝酒的碗，也是土的，灰白的胎釉，坦坦的沿，烧酒哗哗倒进碗里，满满当当。佐酒的菜也上桌，有老腊肉、豆腐干，还有牛肉干粑和油茶汤之类，都是我们山寨传统上等佳肴，更是我们儿时嘴馋的食物。喝酒的人，也聚齐了：除了我和老贵两对夫妇，全是寨子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年，村庄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了，为了节省几个返乡的盘缠，除了隔年又捎回一个两个新生的小孩外，大人和银子一

般都不容易回老家。老人们也是好多年没有见到我和老贵这对小时候在寨子里出名的『打鼓锤』一起回来，一起和他们喝酒，大家兴奋，满屋子的和乐。我看了一圈老人们，在他们额下一对深深塌陷的骨窝底，馅儿一般藏着昏黄昏黄的眼珠，眼珠在我们相聚的兴奋中，慢慢地被湿润沁泡。当我和老贵以及媳妇站起来各自端起酒碗向老人们敬酒的时候，老人们也一起吃力地站起来：圆圆的酒桌，几乎就是斜挂了一圈古老的弓。此时此刻，我下意识地想，在这一圈老弓的后面站立着我和老贵儿时的玩伴，以及我们有如我们儿时一般天真的晚辈们。可惜，在我们相邻的几张桌边，也是一张张正在成型的小弓，或者就是一张张没有天真和笑意的嫩脸面。我和老贵如儿子般向老人们祝福，两位媳妇也如女儿般孝顺，老人们齐齐地，也是木木地望着我们，酒碗在他们布满青筋枯瘦如柴的手上，像米筛一样晃动，老酒就被他们无意洒了一地，就像他们随意把过去的日子撒在身后一样。我和老贵有同样灵敏感受的神经，几乎在同一刻，被眼前的老人们无意间拨动了，也许是村庄里的一种神力，由老人们一代一代悄悄传递给了我们，使我们身子也在微微发抖，眼眶也湿湿的，心口里头好像有一种怪物突然张牙舞爪地膨胀，让我们俩难受极了。我和老贵都识得一种特别的東西，也是老人们传下来的，只有这种東西能够化解和消溶心里头的怪物。这种東西就是酒！土家山寨酿制的烧酒！我和老贵不约而同地端起了一碗酒，一

口气咕噜咕噜喝了个底朝天。我抱起黑黝黝的土罐哗哗倾满了空碗。我们又各自端起了一碗，又是一口气底朝天。我说：『老贵，你醉了吗？』『你才醉了，我不醉。』『不醉再喝！』『喝就喝！』老贵新媳妇在一旁担心两个男人喝醉了伤了身子，伸手就要去夺酒碗：『莫喝了，醉了。』老贵从小就有的犟牛脾气已经被老酒泡醒了，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球对着女人吼：『什么叫醉了？大堡的酒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酒，永远也喝不醉，喝不醉！』在老人们无声的怜惜和默许中，我和老贵接着喝，一边喝一边说起了酒话，说的都是儿时的事情。借着酒力，恍恍惚惚一起回到了童年。那是四五十年前的大堡，那时候，一个山寨就是一个生产队。过年时节，哪家放一串鞭炮，喜庆的声音会填满一个村庄人的耳朵，于是，大人娃崽儿都高兴；一个生产队杀一头年猪，满满一个山寨的人都兴奋——在年猪绝望的哀嚎之后，是大人娃崽儿的口福——哪怕一年到头就这么一次吃猪肉，也感到无比的满足——如今想来，不是物质本身的满足，而是特别的企求能够终于实现的欣喜，更是一种集体精神与物质双重享受、近似宗教礼仪般的活动——村寨所有的人，在过年的那个晚上都一齐吃了（平常绝对吃不上）同样味道的猪肉——还有酒，只有寨子里德高望重的男人和生产队干部有资格喝。那个年代，酒是特别的稀罕之物，国家禁止民间酿酒，如粮食、油料、肉品一样，按照人头供应，凭票购买。老百姓不缺酒瘾，缺的是买酒的银钱。

酒票嫌少，银子更缺。因此，酒，那种似曾见过、飘散着浓香，让人垂涎欲滴的液体，在村庄里几乎就是一种圣物！是圣物，注定要发生故事：

有一年，除夕，村庄，多少年不曾有过的白雪皑皑。两个不更事的懵懂少年，曾经多少次看见大人们皱着眉头喝酒后止不住的兴奋，总想找机会试一试，却没有机会。此时此刻，在生产队的仓库的角落，发现了一堆像装酒的玻璃瓶，兴奋顿起，一个抓一瓶，拧开瓶盖猛喝，当浓浓的刺鼻的气味冲进鼻息让少年明白不是酒的时候，为时已经晚了。瞬间，那名叫『乐果』的农药，在少年的身体里变成白沫，从喉咙往外冒……当村人发现两个奄奄一息的娃崽儿时，已经是夜晚时分。大雪封住了大堡连通公社医院的山路，让两个死神如游丝一般在老院子的空中飘浮了大半夜。最后，是老人们将寨子里泡菜坛里已经结成冰坨坨的又酸又辣的陈年泡菜水煮化了灌进偷嘴人的肚腹，替换出『乐果』，才捡回两条第一次尝酒就差一点丢掉的性命……

记不清干了多少碗烧酒，也记不起说了些什么酒话。乡酒让我和老贵醉倒在大堡老家，无忧无虑地昏睡了一天一夜。当我们被刺鼻的草叶子烟弄得清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看到满满一屋子的人。因为自己是躺着的，没有看见他们如弓的背。躺在老屋陈旧得几成文物的火铺上，吃力地搜索昨夜今晨喝酒

的过程，总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我想，只有让酒意完全消失之后，我再把它完完整整地编辑起来，珍藏在心里。当我从火铺屋里走出来，看到寨子里熟悉的吊脚楼的影子时，突然心生感叹：今生已经走出老家三十多年，一直不相信寨子里祖传的土家油茶汤醒酒提神的功效，这次，乡酒之醉，油茶汤让我无忧无虑醒来，感觉是从另外的世界过来的，心透身爽，暗想，以后的日子该有别样的活法了。吾智已晕晕乎，吾心亦飘飘然。噫嘘唏，我的乡酒，是醉无醉也。

老贵也清醒过来，神情也好似有了超脱，像绅士一般拉起新媳妇的手要让我握：『阿多，今年的酒是喝了，明年怎么喝？』我说：『明年回来再喝！』『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我媳妇接过话头子说：『乡酒不醉！』此时，我很感动，我媳妇也变成大堡人了。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清明茶

父亲是个茶农，住在离县城三五十里的茶寨，茶寨和县城之间是些山山水水，幸好前些年通了公路，每年种完包谷的季节，父亲就要搭三天一趟的班车进城来，他是专程送清明茶来的。『三五十里路程算个啥呢？又有四个轮子的大轿车，去去来来都很方便。』父亲对我和我那些专门来讨清明茶喝的朋友如是说。每年都如此。

父亲属牛，人已很老，头发胡子全白了，但精神却健旺，每餐三碗米饭四两烧酒，谈兴比饭量酒量还强。饭饱酒醉之后，打几个饱嗝，吸一卷草叶子烟，给人感觉似还欠了什么，总提不起神。『装茶来。』哦，父亲要喝一杯浓浓的清明茶，用嘴一口一口慢慢地呷，呷了茶才闭了目，悠闲地养神。

这时，有客人进了门，都是我那些习文的朋友，他们知道有清明茶喝了，一进门，问一声：『老伯好哇！』『好，好，好得很哩。』父亲乐呵呵地答，满屋都乐呵呵的了。父亲很高兴。『茶壶底空了吗？明年来时我从寨上背一桶烧茶的水来。』满屋笑声，笑过之后，就喝茶，喝父亲从寨上送来的清明茶。